

# 地狱刑警

12龙骑 著

“新神话主义”书系鼎力打造 众多顶尖高手接踵出击 进一步掀高华语世界奇幻风潮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地狱刑警

12龙骑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刑警/12 龙骑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9

(新神话主义)

ISBN 7-5007-8255-1


I. 地...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0753 号

DI YU XING JING

(新神话主义)

---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赵恒峰

---

策 划:汪露露 杜纳叫 著 者:12 龙骑

责任编辑:汪露露

美术编辑:苏 夏 杜纳叫

插 图:苏 夏

责任印务:李书森

---

社 址:北京市东四十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总编室:010-64035735

传 真:010-64012262

发行部: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 t t p : //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

印刷:中青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680×960 1/16

印张:12.625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160千字

印数:1 7820册

---

ISBN 7-5007-8255-1/I·819

定价:18.00元

---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地球刊

12期

目录

CONTENT

第一卷 大酒店 /1

第二卷 THE BONE CITY /31

ONE /31

TWO /32

THREE /36

FOUR /43

FIVE /52

SIX /62

ENO /67

第三卷 一生所愛 /69

一：夜之鐘鳴聲 /69

二:回忆赋叹调 /77

三:命运进行曲 /82

赋:吹赋布鲁斯 /85

五:终结赋奏曲 /94

尾声 /103

**第五卷 大赋手 /105**

序:劫谗 /105

二:惊谗 /112

三:幻谗 /123

赋:杀谗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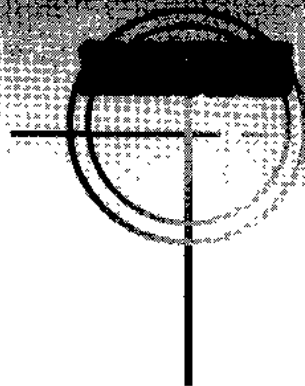
五:魅谗 /152

六:魅谗 /163

七:诱谗 /172

八:绝谗 /181

尾声:终谗 /197



## 第一卷

# 大酒店

夜阑人静的午夜三时左右，巨大的人工生物——拥有一千万人口的超级大都会G市，刚刚经历了又一次的高潮。体力几乎已经透支殆尽的它，为了积聚起下一次狂欢所需要的体力，而暂时进入了休眠当中。号称不夜城的都市沉浸着难得一见的宁静，大部分的市民们都沉沉入睡了，除了……

G市东区“山田屋”酒店3015号房间里面的这几对青年男女，显然是属于极少数的例外。精神上的空虚，扭曲的价值和道德观，使他们二十几岁上下的年轻肉体里，充满了太多无处发泄的精力。即使已经历经长达数小时的烈酒和迷幻药，以及放荡形骸的恣意发泄，却很显然还未足以令这伙年轻人完全感到疲倦。

一名年轻人摇摇晃晃地扶着沙发站起，随手抛开手中已经空掉了的酒瓶，走向洗手间。他的女伴醉眼迷朦，轻笑着，爬动过来抱住了他的腿。年轻人挣扎了几下，头晕目眩的感觉陡然袭来，使他再也无法保持身体的平衡，劈里啪啦的连串噪音响起，年轻人就像是一个足球似地倒在地毯上，连续翻滚了好几圈，砰的一声，狠狠撞开了一旁虚掩着的卧室门扇。

眼前金星乱冒，平日里还算有几分力气的四肢，此刻既像被灌满了铅般沉重，又像在醋缸里泡过似的酸软，一时之间，年轻人只能躺在地上小声地呻吟着，连一根手指头也动弹不了。然而剩余的一点点理智却告诉他，得赶快离开卧室才行。

因为在卧室里面的人，正是他们这一伙的首领，“山田屋”酒店

董事长的独生子山田信一。他为人任性且喜怒无常，动不动就对别人大打出手，假如一个不小心激怒了他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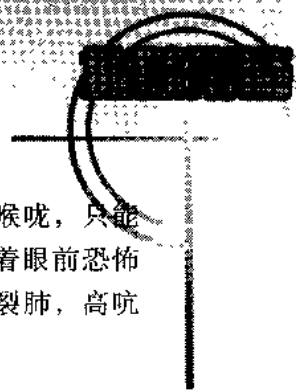
卧室里面没有亮着灯，除了从大厅里透进来的微光之外，四周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然而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力气正想走开的年轻人，却忽然间看见了几点幽幽的绿色光芒，此起彼伏的光芒仿佛是萤火虫一样，明明灭灭，不断地上下左右移动着，在黑暗中划出了道道的莹莹绿线。耳边传来阵阵叽叽咯咯的细碎声音，在一片寂静之中，显得格外响亮，一股怪异的气味侵入鼻端，直令年轻人只想把刚才灌进胃里的酒水统统都呕吐出来。他举起一只撑在地上的手想要掩住嘴巴，却忽然又发现双手都已经浸满了一种粘稠的液体，是什么东西？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信一大哥？信一大哥你听见了吗？”大着胆子连续喊了几声，却完全没有反应，心中越来越觉得害怕，只想快快逃走，却又抵受不住好奇心的诱惑。就在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的那位女伴已经一面抱怨着，一面挨着墙壁走进卧室，啪的一声，打开了电灯开关。

震撼性的画面陡然间以排山倒海式的力量向两名年轻男女的脑海中袭击而来，年轻人立刻知道，为什么叫声没有得到山田信一的回应了。明晃晃的灯光之下，只见本来装饰得十分华丽的卧室，此刻变得就像是刚经历一场大屠杀的现场般可怕，鲜红的血液染红了地毯，一群毛绒绒，黑呼呼的动物就盘踞在卧室中间的豪华大床上，正在专心致志地啃着什么东西，刚才看见的绿色光芒，赫然就是它们的眼睛！骤然而来的灯光，让那群不知名的动物受到惊吓，砰的一声过去，便已四散消失得无影无踪。被它们身体所覆盖着的景象，也因此变成毫无遮掩。

没有了，没有了山田信一，有的，只是一具已经完全失去生命气息，脸上皮肉荡然无存，露出了两排白森森牙齿和黑黝黝大洞，形象诡异的——骷髅！

如堕冰窖的刺骨寒意瞬间涌遍全身，皮肤一下子变成死人般苍白。年轻人脸上的五官剧烈扭曲着，僵硬的脖子想要转向他的女伴，



却怎么也转不过去。他想要说点什么，但被舌头堵住了喉咙，只能发出一些格格格的诡异声音。年轻的女孩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恐怖至极的一幕，忽然间用尽所有的力气，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高亢凄厉的尖锐喊声

“啊……!!!”

车水马龙的繁华大街之上，拥挤的人群当中，有一名仿佛流浪汉似的男子。

上黄色的大衣，在饱经风霜雨雪的洗礼后，已经显得十分破旧，憔悴的容颜，配合着他久未整理过的杂乱头发，布满胡渣的下巴，还有那沉重而疲倦的步伐，穷困潦倒之色，完全表露无遗。第一眼看上去的话，他实实在在，和普通街头常见的流浪汉，没有半点分别。

只有他的眼睛不同。虽然他的眼神，也同样因厌倦而黯淡无光，但假如有人能有机会仔细观察一下的话，那么他就会惊奇地发现，这名男子的眼眸深处，隐隐地存在着一蓬火苗。浅蓝色的火苗，一面燃烧，一面放射出摄人的奇异光芒，使这名打扮酷似流浪汉的男子，显得并不如外表看上去的平凡。

男子夹在人群之中走过几条大街，忽然间停下脚步，仰起头来，把他那充满着疲惫的目光，投向了矗立在马路旁边，一栋外表装饰得极为豪华的建筑物。墙体上那个高达十米以上的“山田屋”巨型金色招牌，在正午的阳光之下，正闪闪发光。

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照片，仔细地把照片和实物加以对照之后，流浪汉轻叹一口气，把照片塞回怀中，拖着沉重的双腿，踏上了酒店大门前的高高台阶。以他这种衣着打扮，当然不会受到欢迎。站在酒店大门前的两名侍者同时皱起眉头，各自伸出一只手来，挡在男子的前方：“对不起，先生，本酒店因为内部问题，暂时不营业，请回去吧。”

低头看看自己，自嘲的疲倦笑意，悄然挂上了男子的嘴角，他没有争辩什么，只是随便地挥挥手，把一张发皱的纸片向他们递了



过去。

充满自信的态度，使这名男子的每一个动作，都带有使人难以抗拒的奇异魅力，一名侍者不自禁地伸手接过纸片展开。脸色立刻变得古怪之极，心中虽不大相信，可也万不敢就此而怠慢。疑惑地打量了男子几眼，用他那恰好维持在水准线上的礼貌询问道：“先生，你……你的名字是？”

“沙文添（Seventeen）你们可以这样叫我。”

“就是你？地下委托人派来替我工作的，真的就是你？”

充满着怀疑的口吻和语气，来自“山田屋”的董事长山田信广。他年龄约有五十上下，身形肥胖，脸上的肉把眼睛挤得只剩下一道细细的缝隙，不信任的光芒从缝隙中透出，就像是投射灯似的，在眼前十足流浪汉一样的沙文添身上不停地扫射。尽管遭受到了酒店停业和儿子惨死的双重打击，但他却依旧脸色红润，声音洪亮。想来，他的神经也必定是和身体一样，长得特别粗壮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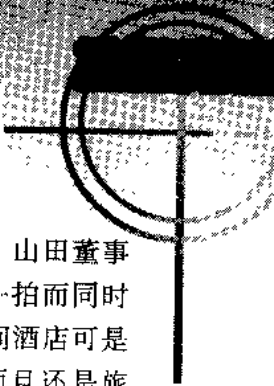
恭恭敬敬地站在山田董事长身旁的酒店总经理北本藏人，则和老板截然相反，他身材瘦长，脸色灰白憔悴，一副摇摇欲坠的模样，深深凹下的眼眶之内，是一片令人无法看出任何东西的空洞。

“算了，无论外表如何，只要有能力替我办事就好。那么，你知道自己的任务吗？”收回了探询的目光，山田董事长把自己庞大的身体放松，舒舒服服地向后靠在特制的特大真皮办公椅上。看来即使人格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至少不会以貌取人。

“知道，是替你把杀害山田信一的凶手找出来。”嗓音沙哑而低沉，沙的声音也和他的外表一样，隐隐约约地，带着说不出的疲倦和忧郁。

“错！不是简单地找出来这么简单，而是要尽可能快地在警察之前把那个人揪出来，然后……”伸出一根圆圆胖胖，胡萝卜般又短又粗的手指，在自己的喉咙上一划，山田董事长小小的眼睛之中，陡然放射出凶狠的光芒。

竟然提出这种要求？沙下意识地直了直腰：“我明白你的愤怒，



但我并不是杀手，这样的要求，请恕我……”

“一百万！在你应得的报酬之外，我再加上一百万！”山田董事长狠狠地在桃心木的办公桌上——拍，桌面上的东西随着——拍而同时跳起：“那个混蛋，竟然胆敢在我的酒店里下手杀人！这间酒店可是我三十年的心血啊！现在居然要被警察下令暂时停业，而且还是旅游旺季，你知道我的损失有多大吗？不把那个混蛋干掉，我怎么下得了这口气！”他的愤怒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人意料，言下之意似乎是说，相比于儿子的死亡，他更注重自己酒店的收益。

“我可以保证能在警方之前捉到凶手，其他的，就到时候再说吧。”

“……好吧，只要你能抢在警方之前把那个人交给我，其他的就与你无关了。”

北本，整件事都是由你负责的，你来向沙先生说明。”

“是的。沙先生，事情是这样的，一星期前的晚上三点多，客房部3015号房间里……”

……整件事就是这样。当警方赶到的时候，他们看见的，就只有……只有一堆零碎的血肉和骨头而已了。”

带着本能性的厌恶，北本终于讲完了事情的经过。坐在一旁的山田董事长则是用手帕紧紧地掩着自己的嘴，脸色发白。事情虽已经过去了几周，但他只要稍微回想到那个房间中当时的情形，仍然会有恨不得立刻把胃里所有东西都呕吐出来的冲动。

“那么，警方怎么说？”淡淡的语气，既没有恶心，也没有厌恶。在听完这样一个恐怖离奇的故事之后，沙无论是表情还是语气，都依旧保持着雕塑似的木然，毫无所动，就仿佛类似的事情，对他来说早已是见惯不怪。

轻蔑地冷笑着，山田董事长无奈而又不屑地摊开双手一耸肩膀：“警察根本都是一群无能的废物，除了把我酒店里的人挨个叫去问了一遍以外，什么也没干。”

虽说我好不容易把事件控制住尽量不让它曝光，可是酒店里面现在是人心惶惶，偏偏现在又是旅游旺季，少开门一天，我的损

失……再这样下去，唉，我三十年心血恐怕就要完蛋了！”

“那个房间呢？事发以后有没有经过清理？”

“遗体已经被警方带回去化验了，房间则因为警方的要求，没有怎么清理过，大致还是保持着当时的样子。沙先生，你要去看看吗？”精明能干的北本，马上就猜到了沙的用意。

沙缓缓地站起做了个手势：“是的，北本先生，请带路吧。”


“我反对，董事长先生。这件案件现在是由警方全权负责的，你的行为对警方来说，绝对属于严重侮辱！”

爽朗清脆的女子声音，随着办公室那扇包裹着真皮的英国花梨木大门被砰的一声撞开，而同时传入室内三个人的耳中。六道目光立刻不约而同地向门口的方向投射而去。眼前一亮的感觉闪亮而至，只见在清爽的黑色短发之下，首先是那对神采飞扬的黑色眼眸，柳叶型的脸庞上，是配合得完美而柔和的五官。古典和现代，狂野和文静，成熟的沉稳和年轻的冲动，这几种截然相反的气质，竟同时出现在她的身上，却又完全没有冲突。虽然穿着便服，但在她高耸的胸膛上，却赫然别着一枚高阶警章，这位由内至外都出色之极的女性，是一名警察？

“对……对不起，董事长。我已经向司马小姐说过您正在见客，请她稍微等候的了。可是她硬要闯进来，我挡也挡不住……”秘书小姐紧接而入，诚惶诚恐地向山田董事长鞠了一躬。语气显得惶恐不安，对于这位顶头上司向来动不动就向下属大发脾气的坏习惯，整间酒店里可没有人比她了解得更清楚了。

“请解释，山田董事长，你究竟是什么意思？竟然私下请人来调查，难道警方的能力，我的能力，就让你如此没有信心？”咄咄逼人的口吻，凌厉锐利的目光，这种搭档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山田董事长在这位司马小姐的面前，只剩下了陪笑的份。胖脸满满地堆上了笑容，双手连连摆动，诚惶诚恐的姿态，实在颇为滑稽。

“不不不，当然不是了。哈哈，哈哈，司马小姐误会了，我绝对没有轻视警方，质疑你们办事能力的意思，至于这位……这位是……他是……哦，对了，是我新聘请的私人保镖。”



“私人保镖？”司马小姐冷冷地哼了一声，举手虚按，打断了山田继续努力解释的说话，以一个优美的动作转过身去，向默然站立在一旁的沙上下打量了几眼。

“私人保镖先生，假如没有猜错的话，恐怕这份职业只是你的兼职吧？正职是什么？私家侦探？还是受雇佣的杀手？”

“董事长先生，这位是？”对司马仿佛审问罪犯似的语气全然无动于衷，沙的语气就像放凉了的白开水一样，淡而无味。

“呃，我来替两位介绍吧，这位是司马影姿小姐，隶属警视厅特殊罪案调查科，也是这次不幸事件的责任调查人。而沙文添先生，则是鄙酒店在警方破案之前，为了加强董事长身边的保障而特地请来的职业保镖。这也是我们协助警方的表示之一啊。”脑筋灵活的北本，抢着替沙杜撰了一个身份，明知司马不会相信，但这个“职业保镖”的身份，至少也比私家侦探或者职业杀手名正言顺了一些。

“协助警方？我看是要瞒着警方，私下处理些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吧？”司马毫不留情的措辞，把虚饰的语句打成粉碎，山田董事长只能讷讷地笑着，无法否认，更不能承认。

“咯”的一声轻响，沙用北本交给他的电子钥匙，打开了3015房间的门。正想推门而入，却忽然有一条手臂从横里伸出，门门似地挡住了沙的去路。

“职业保镖先生，山田董事长可不在这里面啊。您想到里面去保护谁呢？”

冷冷的讽刺，来自司马影姿。对于这个邈邈的流浪汉，她可是一点好感也没有。

“详细了解山田信一先生遇害的经过，对于更好地保障山田董事长，是必要而且必须的。司马小姐，请？让一让。”

这个理由倒是冠冕堂皇得很，司马愣了一下，刹时间竟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看着沙轻轻拨开自己的手臂，她不禁产生了一种被打败的感觉。

奇特之极的尸臭味弥漫着整个3015号房间，浓度并不算特别强

烈，却足以让一名普通人闻到之后，马上把隔夜饭也吐得一干二净。这里的空气似乎被某种神秘力量凝固住了一样，虽有抽风机不懈地努力工作，却依然顽固地停留在事发当晚。

宽敞华丽的房间，有着一间五星级酒店所应该具备的所有硬件设施。外间客厅一无异样，但卧室当中所见，却是触目惊心。一大块呈人形状，深褐色的痕迹，深深地印在本来浅绿色的床单之上，以此为中心，四周的地板，墙壁，家具，到处都是斑斑点点的血迹。实在难以想象，凶手究竟是人，还是一头什么野兽？

影姿注视着沙的一举一动。一方面她也希望沙能够给这案子带来突破，但另一方面，她又不相信在警方鉴证组彻底搜查之后，沙还能找得到什么遗留的线索。

太多的迷团了，整件案子就像是包裹在厚厚的浓雾当中，令人完全捉摸不到它的核心，而最关键的是：究竟什么样的作案手法，能在七、八名年轻人的眼皮底下，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把一个大活人如此残忍地杀死？

门窗完好无损，没有被人侵入过的痕迹。事发前后，也完全没有任何人在房间附近目睹过有可疑的人或事。说是那几个在房间里聚集的年轻人贼喊捉贼就更不可能，因为就司马的亲眼所见，他们几个所表现出来的恐慌，绝对没有丝毫假装的成分。

“司马小姐，你们警方对这件事怎么看？”沙来回踱着步子，一面抬起头望着冷气槽，一面头也不回地向影姿提出发问。像电子合成语音似的口吻，令司马影姿隐约感受到了被冷落的不快，这种感觉对她来说，实在相当陌生。勉强隐忍着不快，影姿用同样冷淡的语气，去回敬沙的问题——其实她本没有必要非得回答不可的，但是……

“目前是暂时列为谋杀案处理。不过，由于案发现场的特殊情况，警方几乎找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通常说来，谋杀的动机，无非是金钱或感情。死者生前财政状况独立而良好，所以这方面的可能性已经排除，至于感情方面……由于死者生前的生活相当……所以得罪过的人不少。要逐一调查，也不是很快就能得到结果的。另



一方面，凶手使用的手法十分细致，计划周详，显然经过长时间的精心筹划和缜密演练。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密室杀人。当然，除非凶手是能够隐身或变形的怪物吧，否则，一切的密室杀人，都不过是凶手精心布置下的掩眼术而已。”

仅仅是嘴角向上微微牵动了一下，沙什么也没有说。他的眼光紧紧盯在冷气槽上，突然间一跃而起，左手搭在冷气出口的百叶窗架上往下拉扯，平整的墙壁上，顿时露出了一个七十厘米宽的入口。只是眨眼的工夫，沙整个健壮的身体，已经完全没入了这黑黝黝的人造洞穴之中。

冷气槽入口距离地面至少有两米半以上，身高看来顶多只有一米七五左右的沙，竟然能够一跃而上，司马影姿不由得微微地吃了一惊。然而她也马上回过意来，沙肯定是已经发现了些什么。犹豫的时间没有超过三秒，她从旁边搬过一张椅子作为踏脚，也随之钻进了冷气槽内。

曲折盘旋的冷气槽，遍布了整栋大酒店的每个角落。仿佛是一座黑暗狭窄的人造迷宫般，往往每隔三五米，就会出现一个岔口，其复杂程度，即使和著名的爱琴海米诺斯迷宫相比，相信也绝不会逊色多少。没有丝毫迟疑和停留，二人一前一后，在这座人造迷宫中左盘右旋，上上下下地爬行了二十多分钟，初时还听得到冷气槽外的各种声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四周已经是一片寂静，什么也听不见了。

忽然之间，沙停止了前进，伸手在墙壁上轻敲几下，手掌用力往外一推，人造迷宫之中，顿时出现了一个正方形的出口，一股寒气迎面扑来，蓝色的灯光之下，只见四面都是白茫茫一片。天花板上垂下了数十条铁链，链子尽头的金属钩子上，挂着一片片的冷冻肉品。墙壁边上也摆满了一排两三人高的冷冻柜。很显然，这里正是酒店厨房存放肉食所用的冷冻库。

外界正当夏初，但这里的气温却不下于三九隆冬。衣衫单薄的影姿，很快就连眉毛嘴唇之上，也结起了一层薄薄的白霜。但除此以外……凭着自己过往的经验，影姿已经可以确认，这里根本没有

任何异常。

“凶手……是躲在这里吗？可是这里看起来根本不像有人躲藏的迹象啊。”

迫不得已地，影姿开口问了沙一句，但得到的答案，却几乎没把她气晕过去。

“这里根本没有人。”

“什么?! 可是……”

“这里是没有人，但是凶手却在这里。”不容怀疑的肯定语气，打断了影姿的质疑。

没有人，但是可以在这里找到凶手？影姿仿佛听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理性，发出了一下断裂声，她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带着讽刺的眼光往身边的一个大冷冻柜上一靠：“那么我倒要看看，沙先生你是怎么把一个看不见的凶手拉出来逮捕的。如果你能够办得到的话……”

“不需要。用不着去找，它也自然就会出现。”

“它？你是说，它？”司马注意到了沙话中的特异之处，她不由得站直了身子，正想进一步推究下去，突然之间，一阵悉悉簌簌的声音传入耳中。彻底锻炼后灵敏非常的五感，让影姿立刻就察觉到了异常。以最敏捷的速度伸手入怀拔出手枪，司马厉声喝叫道：“什么人？出来！”

没有人回答，然而却有几点诡异绿光，在不知不觉间出现眼前。是一群老鼠，冷冻库遍布白霜的地板上，聚集了一群皮毛深灰，门牙尖利，神态凶狠非常的老鼠！

不错，是老鼠。司马影姿松了一口气，正想把手中的点三八口径手枪放下，却立刻发现，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正恐惧，正在侵蚀缠绕着她的身体，本能地迫使她持枪对准了地板上那一群微不足道的生物，无法放松。这是怎么回事？巾帼不让须眉的司马影姿，为什么竟会对一群平常不过的小动物产生恐惧感？

“出来了吗？逃走的灵魂。”

沙沙的脚步声中，沙缓缓伸手入怀，取出一柄造型奇特的大口



径手枪，插身到司马影姿的身前，隔断了鼠群投射向女警长身上的，充满了敌意的目光。仿佛拥有共通的集体意志一般，鼠群开始尖声发出了愤怒的吱吱尖叫。拳头大小的身躯，竟开始了不可思议的迅速成长，转眼之间，沙和司马影姿所必须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微不足道的老鼠，而是一群足有成年狼狗大小，随时准备择人而噬的凶猛怪兽！

“这……这些究竟是什么？！难道说……它们就是……？！”司马的震惊的感叹和询问，完全来自眼前彻底脱离现实的景象。刹那间在她的脑海当中，不其然地想起了案发现场那遍地的碎肉断骨，是的，虽然看上去十分荒谬，然而一具完整的尸体，也只有在经历过一群凶猛野兽无情残忍的撕咬之后，才有可能变成当时那副样子吧？

“好好照顾自己。不要企图帮忙，以你手上的武器，伤害不了它们。”

背向着司马影姿的沙，冷冷地抛下一句话，随即踏步而前。充满了紧张和敌意的气氛当中，其中一只鼠形怪兽咆哮着首先向沙扑去。悬在半空中的枪管，随着鼠形怪兽在空中移动的轨迹迅即划出弧形，造型奇特的手枪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凄厉的惨叫和音之中，怪兽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重重坠落，在地板上留下了一个乌黑的印子。这一声惨叫就是开战的钟声。随着第一名同伴的牺牲，其他的鼠形怪兽纷纷向沙扑过来，发动了疯狂的进袭。

雷霆般的轰鸣之声连续响起七次，仍然有活动能力的鼠形怪兽，只剩下体型最大，也最凶猛的三头了。明白到盲目进攻也只能重蹈覆辙，它们改变了战斗的策略，以扇形的包围网把沙包围在中间，缓缓地逼近而去，只要沙轻举妄动地开枪打死其中任何一只，其余的马上就会趁机扑上来，这狡猾却确实的战略，顿然让双方面都陷入了僵持。

低沉而尖锐的咕咕声，来自沙身体右侧的鼠形怪兽口中。它的前爪不停地互相摩擦着，凶狠而跃跃欲试的光芒，从它的眼睛中放射而出。一分钟过去，两分钟也过去，终于，它首先耗尽了所有的耐心，强有力的后腿用力往地板上一撑，肌肉中产生的爆炸性力量，



使身体获得了时速一百公里以上的速度，尖刀似的门牙闪动着刺眼的白色光芒，目标却不是沙，而是司马影姿！

“嘿”的低沉叫声中，沙毫不犹豫地吧枪口平移，怪兽坚固的头盖骨被射穿，连惨叫都还没来得及发出，已经倒卧于血泊之中。可是这个牺牲，却给予了它的同伴可乘之机。剩余两头鼠形怪兽乘机飞身跃扑，锁定的攻击目标，则是沙的咽喉和心脏。

一颗子弹消除了自己心脏遭遇的危机，然而还未及调整好的姿势，却把沙脖子上的大动脉，毫无遮掩地暴露于攻击之下，惊魂方定的司马毫不犹豫地连续扣动扳机，把一颗又一颗的子弹送进鼠形怪兽的身体当中。然而却没有用，点三八口径手枪所发射出来的子弹，完全无法抑制怪兽的动作，惊呼着闭上了双眸，司马实在不忍看见，那意料之中已必然发生的凄惨情景。

什么也没有发生，司马震惊地睁大了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眼前发生的奇景——鼠形怪兽仍然维持着攻击的姿势，锐利而强有力的牙齿也依旧在张合，甚至连它眼中愤怒的光芒也不曾减少过半分，唯一特别的是：它四足悬空，整个身躯都停留在空气当中，就仿佛是被凝固了一样！

完全违反物理法则的奇景，制造者就是沙文添。他以看不见的无形力量，硬生生地把这最后一名敌人停留于距离自己不足三十公分的地方，蓝色的火焰于灵魂之窗内猛烈燃烧，平凡的眼眸，此刻却散发着奇异的魅力。一声简单的鸣响过去，丑陋肉块堕落地板，再无法伤害任何人了。

带着怀疑和震惊，司马慢慢地站直了身子，她紧盯着沙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道：“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你又究竟是谁？”

把大衣的领子拉起，沙在有意无意之间，遮盖住了自己的眼眸：“有些事情，还是不要知道得太清楚比较好吧……而且……小心！”

语气陡然间变得急促，不等司马反应过来，沙和身扑上，搂着她倒往地上连续翻滚了数周。一个杀伤力惊人的拳头穿过残留空气中的影子，狠狠地砸到身后的冷冻柜上，发出了“砰”的巨响，厚达半寸的钢板在‘嘎吱’的悲鸣声中，凹下去了一个大洞。名副其